

世界文學全集 45

琥 珀

溫索爾 著





琥 珀

溫索爾

遠景精選版

琥 珀

世界文學全集 R ④⑤

著 者	溫 索 爾
編 選 者	遠 景 編 輯 部
發 行 者	鄧 維 楨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社
	台 北 郵 局 36 — 575 號 信 箱
	郵 撥：1 0 2 2 2 1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社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 - 2 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門 市 部	中 國 書 城
	台 北 市 成 都 路 一 號
印 刷 所	海 王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縣 中 和 市 中 山 路 2 段 637 巷 37 號
裝 訂 所	日 興 裝 訂 公 司
定 價	新 台 幣 240 元 港 幣 40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8 年 6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早晨終於到來了，太陽光耀而酷熱的升在一片無雲的天空裏。琥珀朝窗外看看，巴不能够下起一陣霧。現在倫敦有上千人家躺着病人和死人，這種光煜煜喜洋洋的太陽似乎就是一種殘酷的諷刺了。

自從琥珀在碼頭上見到伯魯的時候起，他臉上就一直帶着一種憂惱的神情，直到今天將近黎明，方才變成一種漠然無覺的臉色。他對於週圍的任何東西乃至於他自己的行動，似乎都沒有有一點意識，她將一杯水去湊到他嘴邊，他不由自主地將它咽下了，可是他的眼睛呆瞪瞪睜在那裏，彷彿什麼都沒有看見。他的這種安靜態度使她提起興趣來，以爲他也許是好些了。

這時她仍舊穿上了昨天穿過的那套衣服，動手收拾房間裏面一夜積集下來的污垢。現在她的行動已經很緩慢，因爲她的肌肉覺得沉重而發痠，她的眼球圈子像燒一般了。她將好幾個尿盆——除了施朋太太用過的一個——都搬到院子裏的廁所裏去，可是她看見一個男人在裏邊，彷彿十分暇意，只得站在那裏等了好一會。

到了六點鐘，她去把施朋太太叫醒來，在她的肩膀上狠命搖了一陣。那老太婆啜啜嘴，睜開了隻眼睛看着她。「怎麼啦，夫人？出了什麼事兒啦？」

「起來罷！天亮了，你不要再幫幫我的忙，我就要把吃的東西都鎖起來讓你去餓死！」

施朋太太露出一臉討厭的神氣對她看了看，心裏大爲不高興。「啊，天，夫人，我怎麼知道已經天亮了呢？」

說着她將被子掀開來，一個滾身爬下床，原來她除了鞋子以外渾身衣服都沒有脫。這時她扣上了衫子前面的鈕釦，拉了拉了身上的裙子，將她的假髮胡亂裝回原來的地方去。於是將身子往後仰了仰伸了伸，大聲的打了幾個呵欠，又將她那便便大腹按摩了一回，然後向嘴裏伸進一個手指，剔出一些隔夜殘留的肉屑來，將它抹在她那髒膩不堪的前襟上。

當她經過臥室要到廚房裏去時，琥珀將她叫住了。「這兒來！你來看看怎麼樣？他現在靜些了——神氣覺得好些嗎？」

施朋太太回轉身來將他看了看，可是馬上搖搖頭。「神氣不好呢，夫人，壞得很，我看見過好幾個人，臨死不到半個鐘頭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哦，你這天殺的東西！你以爲是人人非死不可的！可是他偏不會死——你聽見嗎？你走你的罷——替我滾開去！」

施朋太太走開了。「我的天，夫人——你要問我，我總告訴你——」

一小時之後，琥珀已將臥室裏收拾清楚，還有半碗湯也給他餵下去，然後她對施朋太太說，她要到肉店裏去買牛肉，大約二十分鐘就要回來。因爲她知道有一家肉店就靠近林肯館廣場，離開那裏不到四分之一哩路，她將她的衫子紮得儘量高，拿一條頭巾來圍着頸子。那時天氣太

熱不能穿大衣，可是她從胸口裏掏出一個黑網的兜子，將它繫在下巴底下。

「衛士不肯讓你出去的呢，夫人，」施朋太太預料說。

「我想他肯的。這個你不要管罷，你且聽我吩咐你：你必須留神看着老爺，一步都不離開他；我回來的時候假使見他有一點差錯，或只是將被子踢掉，那，我就非扯掉你的鼻頭不可，你記着罷！」說着她那褐色眼睛閃出了光芒，兩個漆黑的瞳仁綳出着，兩片嘴唇擰得緊綳綳。施朋太太大大張開嘴，嚇得同一隻兔子一般。

「天，夫人。你放心好了！我會同個巫婆一般把他看牢的！」

琥珀通過了廚房，走下後樓梯，就從房子背後一條小街裏溜出去了。可是她走不上二十碼就聽見背後呼喊的聲音，她轉頭看了看，見那衛士正在她後面追着。

「逃嗎，喂？」他彷彿覺得很有趣似的。「或者你還不知道這所房子已經封鎖罷？」

「我知道是封鎖的，我也並不逃。我去買點食物，一個先令可以放我走路嗎？」

「一個先令！你當我是能够賄賂的嗎？」他放低了聲音。「那麼三個先令罷。」

琥珀從手提包裹掏出三個先令來，將它扔給了他——他不敢近身來接，嘴裏還銜着一支煙斗在那裏，因為當時人都相信煙草可以防疫的。琥珀急忙穿過那條小街，轉上了一條大街。街上的人似乎比昨天更加少了，有的幾個人也都不逗留談話，各管各急匆匆的走過去，鼻子上面都悶着一個香球，一部馬車帶着一大串裝得滿滿的貨車經過了，好幾個人不勝艷羨的朝它們看了看，現在只有潤綽人家才搬得起家，其餘的人都得留在那裏聽命於符籙和草藥，一路走的見有好幾家人

家都被封鎖了。

到了肉店裏，她要了很大一塊牛肉，那肉店老板將肉從鉤子上取下來，仍拿鉤子鉤着遞到她手裏，將她的錢扔進一個醋罈裡。她將那肉用一條毛巾包起來，放進她的菜籃裏，回家的路上又順便買了兩磅蠟燭，三瓶白蘭地和一些咖啡，咖啡現在已經很貴了，所以街上已經沒有人叫賣，琥珀雖則平時不大喝咖啡，却希望這幾天裏可以借此來提一提神。

她回來的時候，看見伯魯還跟她離開他的時候一般，至於那施朋太太，雖然竭力自辯說她連眼睛都不曾離開過他，她却非常的疑心，以為她至少總在那臥房裏面搜索過一番金錢珠寶。其實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已鎖在一塊秘密壁版的背後，莫說是施朋，無論誰也輕易搜尋不到的。

施朋太太本來要跟她到廚房裏去，可是琥珀將她打發回來，叫她仍舊去陪伴伯魯。她將新買來的白蘭地封鎖起來，因若不然，她知道它馬上就要失蹤的，可是在封鎖之前，她自己去拿它來喝一個痛快。掠上她的頭髮，捲起她的袖子，去動手工作起來了。她將一隻薰黑了的罐子裝滿了熱水，把牛肉切成小方塊放在裏邊，又將頭一天買來一些臘肉也放了進去。又將那些肉骨頭也劈開來，同着裏面的骨髓一齊加入，及等蔬菜切好了，也一起放了進去，其中有一片一劈四開的捲心菜，一些韭菜，紅蘿蔔，青豆子，一手把的草藥，然後撒進了一些粗鹽和一些胡椒末。

那一罐湯一連燉了好幾個鐘頭，直燉得它稀爛稀稠為止，在這時候，她又拿白酒，香料，糖和雞蛋做起一服補血湯來預備給他喝。她將所有的蛋壳都搗得粉碎，因為她們鄉下人有一種迷信，以為大片的蛋壳是要給巫婆拿去記名字的。她本來已經多事了，不願再留這些蛋壳來惹起別的

禍祟。

她將那補血湯拿去灌他的時候，發見他的舌苔已經開始剝落了，留下一片鮮紅的舌頭，又見他的牙齒已經在舌頭上咬出好幾個很深的印子。他的脈搏和呼吸都已加速了，有時他還微微咳了幾聲嗽，他已深深進入一種昏迷的狀態，並不是睡眠，實在完全失去了意識，無論如何不能喚醒他的了。甚至她碰了碰腿夾裏的那個疫腫——這時已經變成棉軟的一團——他也沒有一點感覺的表示。一個人病到這個地步，就是從她眼裏看去，也覺沒有多少時候好活了。

可是她不肯這樣的想。事實上是她已經疲倦非凡，幾乎連想都不能想了。

之後她又同廚房裏把東西收拾清楚。然後把其他的房間也打掃過了，又將傢具都揮個乾淨，所有的毛巾都在熱的肥皂水裏和醋裏浸起來，又提上來一些清水，於是她覺得實在不能動彈了，然後回到臥室去拖出那張活榻來，這時她的眼皮覺得非常之粗糟，似乎在那裏刮她的眼球，面前也一直擋着一個模糊的黑暈。

當她躺下睡覺的時候，已將近中午時分，雖則所有的窗帘都放下來，酷熱的太陽仍舊炙進房間裏，她睡了幾個鐘頭醒過來，覺得滿身是大汗，頭涔涔的痛得非凡，彷彿一座屋子都在那裏搖撼，施朋太太正在搖她肩膀。

「起來罷，夫人！醫生在底下敲門呢。」

「真是天曉得！」琥珀喃喃的說道。「你難道什麼事情都要吩咐嗎？下去開門讓他進來啊。」施朋太太又不高興了。「你自己叫我無論什麼事情不要離開老爺的！」

琥珀疲倦地爬了起來，她覺得自己彷彿服過藥一般，嘴裏非常之難過，似乎已經一連睡了好幾天似的。其實那時還只五點鐘，房間裏面雖然暗了些，那個火爐却使它仍舊很熱。她推開了帳門，仆下去看看伯魯，但他仍舊是那個樣子，也不見得壞。

巴登醫生走進屋裏來，自己也疲倦得像是害病了，對於伯魯仍舊那麼離開幾呎路外將他看了看。琥珀覺得很絕望，知道他見過了不知多少病人和死人，恐怕早已辨別不清誰死誰活了。

「你看他怎麼樣？」她問他道。「他會活嗎？」可是她自己的臉上也沒有顯出怎麼的希望。

「也許會活的；不過對你講老實話罷，我並沒有把握。他的紅腫破了嗎？」

「沒有，現在它已軟下來，可是掀到底下還是一塊磨破的。我碰了碰它，他似乎並沒有覺得。我們就沒有什麼辦法了嗎？我想總還有法子可以救他。」

「你信任上帝罷，夫人，我們是無能爲力了。如果那紅腫破了，你且將它包紮好——可是當心你自己不要碰上那血膿。我明天再來，如果那時紅腫還未破，我就得替他開刀。我所能說的話不過如此了。再見，夫人。」

他微微鞠了一個躬，就動身走了。琥珀送了出來。「你有法子替我換一個看護來嗎？」她問道，她的聲音是雖低而迫切的。「這老太婆沒有用。她除了吃喝之外什麼事情都不幹，徒然在這裏消耗我的糧食罷了。這是跟我獨個人在這裏沒有兩樣的。」

「真是對不起，夫人，區裏的管事現在忙得很，對於各個人的問題無法加以考慮的。所有的

看護實在都不能勝任，而且大多數是老年人——她們要是能够別謀生活，就不來幹這種事了。區裏派她們來當看護，是爲免得要公家賙濟她們，還有一層你必須明白，夫人，就是你自己也隨時都可能病倒，那麼這就比你獨個人在這裏好得多了。」

他走了，琥珀聳了聳肩膀，隨即下了個決心，這老太婆既然不能送她走，就要設法派她的用場，這麼想着她又轉回廚房去。那湯已經燉好了，燉得非常的濃厚，上面熱騰騰的浮着一層油，她就舀起一碗來自己先吃了。吃了之後頓覺好得多。頭也不痛了，又重新有點樂觀起來。心裏便又湧起了把握，以爲單單憑她這一般的意志力，也就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了。

我是這麼愛他的，她想道，所以他決不會死。上帝不會讓他死。

那天晚上她想要睡覺的時候，就決定跟施朋太太講起條件來。「如果你可以醒到三點鐘再來叫我，我就給你一瓶白蘭地。」她的意思只要那老太婆整夜看着他，讓她自己好睡覺，那麼她是情願白天讓她整天喝酒的。

這個條件使得施朋太太滿意了，她便又口口聲聲的發誓，說她連眼睛都不會瞓一下，有一次琥珀突然醒過來，便一嚇的筆直坐起，眼睛朝着施朋太太看——當時房裏有亮光，因爲那個火爐是通宵旺着的。誰知那老太婆的確坐在他牀邊，兩條臂膀交叉放在肚皮上，知道琥珀在查看自己，便對她咧開嘴。

「不哄你的罷，夫人？」

琥珀倒轉牀上去，隨即就又睡熟了。誰知睡不了多時，便給一種模糊的尖叫聲驚醒，不由一

琥跳起來，只覺一顆心碎碎的槌着，原來伯魯已經跪在牀沿上，正將雙手卡住施朋太太的咽喉，施朋太太手舞足蹈的在那裏掙扎，可憐得同一條上了鈎的魚一般，再看伯魯一臉的肉都已扭歪曲，牙齒猙獰的露出來，縮起了兩個肩膀，將全身的氣力都注到指尖，看看那老太婆的一條命危在頃刻。

琥珀急忙爬到伯魯背後去，抓住了他的兩條臂膀，將他拼命往後拖，伯魯嘴裏詛咒着放開那個老太婆，掉轉身來抓琥珀，雙手卡住她喉頭，擠得喉頭的血都湧上她的臉部和兩太陽穴，終至她的頭幾乎要炸裂，她的耳朵也轟了，眼睛也黑了。她急得無法，只將一雙手亂摸亂抓，剛巧碰着他的眼睛，便將拇指頭狠命的戳。然後他的雙手漸漸才鬆下來，隨即突然一下倒回牀上去，死一般的挺在那裏了。

琥珀慢慢的倒下牀來，因為她已昏暈得身不由己了，及至過了幾秒鐘，她才覺得施朋太太在那裏跟她說話。

「——破了，夫人！那東西破了——他就爲了這個發起狂來的呢！」

這時她慢慢的爬起身，仆到牀上去一看，見那一團高高隆起的腫毒果然已經破裂，好像火山衝開了一個噴口一般。那破口又大又深，儘可塞進一個手指頭去，殷紅的血如同一條小河似的從裏面流出來，在褥單上流成一塘，粘搭搭的凝在那裏。稀薄的腺液混在血中流，黃色的膿漿也開始湧出。

琥珀差施朋太太到廚房裏去取了些熱水，立刻動手擦起那血來，一面湧出一面就擦去。染了

血的布片已經積成一大堆，那位看護太太仍舊不停手的將一些乾淨褥單撕成了繃帶，但是繃帶紮上一點兒沒有用處，等不到半分鐘就要被血浸濕的。琥珀從來沒有見人流過這麼許多血，見這情形大爲驚嚇了。

「他這樣流血下去是會死的呢！」她一面將又一塊緋紅的布片扔進身邊一隻桶裏去，一面萬分着急的說道。這時伯魯的面色已經由紅而轉白，拿手碰去覺得冷冰冰的了。

「他是一個很剛強的人，夫人——他是流得起血的。可是你應該謝謝上帝，幸而這東西破了，現在他已有活的希望了。」

過了一回，那血終於止住了，只是慢慢地繼續有些沁出，琥珀將那創口紮起來，然後走開去拿了一盆清潔熱水洗手。施朋太太走到她身邊，哭也似的對她發起牢騷來。

「現在已經三點半鐘了，夫人。我可以睡覺了嗎？」

「可以，你去罷。謝謝你。」

「現在也快天亮了，夫人。你能把那白蘭地現在給我嗎？」

琥珀走到廚房裏去拿了一瓶白蘭地給她，她就走到育兒室裏去，關起門，低聲的哼了一會，其後就寂然無聲，隨即鼾聲大作，一連數小時轟然不絕。琥珀繼續給他換繃帶裝熱水瓶，一直都忙個不了。快到天亮的時候，她看見他臉色漸漸回復，呼吸漸覺正常，皮膚也乾起來了，然後才大大鬆了一口氣。

到了第八天，琥珀就深信伯魯不會死了，施朋太太也是這樣的意思，雖則她爽直說她本來以爲他要死的。不過她說疫病這東西不比別的毛病要死就死得很快。誰要拖到第三天去就已有點希望了。如果能够活到一星期，那就差不多一定可以治好。只是復原的期間一定要拖得很長，並且身心都非常衰弱，差不多成爲一種完全虛脫的狀態，在這期間假使出力過度了，是馬上就要發生致命效果的。

自從腫毒破裂的那天晚上起，伯魯就一直仰臥在那裏，始終沒有一點自發的動作。先前那樣的不安，囁語，和狂暴的情形都已沒有了，他的氣力已經用乾淨，竟至連動彈都不能動彈了。琥珀拿吃的喝的去餵他，他都服服貼貼咽下肚去，可是這麼一來就又像是脫力了。他的眼睛差不多一直閉着，說不出他什麼時候醒，也說不出他醒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意識，可是琥珀知道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睡覺的。

琥珀一刻不停的忙碌着，只是那腫毒破潰之後，她已能有充分的睡眠了，她的工作做得非常熱心，甚至於感着一種快樂，至少是自己覺得滿足的。當初珊瑚娜姨媽教給她的關於烹調、看護、管家的一切工作，現在她都記起來了，而且她對於這一家三口之家的的工作，竟比她的女僕們做得好些，便覺得很自豪了。

她不敢替伯魯洗浴，可是仍舊設法將他身上擦得很乾淨，又得施朋太太的幫忙，把牀上的褥單也換過了。其餘各房間裏也一直收拾得非常整潔，竟像有客人要來一般。甚至廚房裏的地板也擦得乾乾淨淨的，所有的毛巾，褥單，食巾也都洗過燙過；每天都把那些鐵盆用礬糠和肥皂洗擦

一番，然後放到旺火旁邊去烘乾，這是珊瑚姨媽教給她的一個方法，可以使得鐵器發亮不生斑點的。因此她的兩手已經漸漸的粗糙起來，又長起了好幾個小繭子，同時她的頭髮也發膩了，臉上已有一個半星期沒有沾過一點粉，但她覺得都沒有關係。等 he 會注意我的時候——她對自己說道——我再屯出工夫來做這些事情好了。目前，她的觀眾就只有施朋太太，以及她去買糧食的那些店裏的老闆們，那是統統沒有關係的。

南兒是杳無消息，琥珀也頗替她和自己的孩子擔憂，但她自我安慰，以為她們一定沒有什麼的。據她所知道，瘟疫並沒有傳到鄉間。至於那封信，那是很有可能沒有寄到她手上的。她對南兒已經相處了多日，知道她是很忠心很有辦法的，現在她也只得仍舊完全信任她，當她們在那裏平安無事。

她自己的健康一直都如常，她想她所以能够如此，不得不歸功於那犀牛角，以及她嘴裏銜的那個古錢，以及她每天剪下一綹頭髮頭髮將它切得粉碎浮到一杯水裏去的那種方法。這方法是施朋太太教給她的，她這就都虔誠地奉行起來，因為施朋太太做過八家疫病人家的看護，都靠這種方法保得太平的。偶爾她也要做做禱告，當它一種權宜救急之策。

巴登醫生來過兩次就沒有再來。施朋太太和她都當他非死即逃了，因為疫勢一天天的加甚，逃走的醫生也一天天的多起來，可是伯魯的病勢繼續有進境，琥珀就不耐煩再去找醫生了。

每天早晨起來，她先餵他吃早飯——尋常總是一碗補血湯——然後給那蛻皮的創口換過了繃帶，洗了他的手臉，又設法刷過他牙齒，然後坐在他的身邊給他梳頭髮。每天這一件事是她最覺

享受的，因為她一直都忙着別的事情，很少工夫可以和他相伴。有時他朝她看看，可是他的眼睛遲鈍而沒有表情，她看不出他究竟認不認得自己。但她每次仆下去看他的時候，臉上總裝着一個微笑，希望能夠引出他的一個微笑來。

久而久之，那個微笑終於出現了。

那是在他害病以後的第十天，她坐在牀上和他面對着，一心一意梳他的頭，這時他的頭髮已很鬆滑而健康，跟平時沒有兩樣了。她將一隻手掌輕撫着他的鬚髮，臉上是笑嘻嘻的，心裏也真正快樂得很了，就在這個時候，她看出他正在對她注視，並且的確是看見她的，已經認出她是誰，知道她在做什麼了。她見這情形，不由得渾身的肌肉通過了一陣震動，又見他嘴角上正要裝出一個微笑來，她就連忙伸手去摸摸他的面頰。

「上帝祝福你，親愛的——」他的聲音是溫柔而粗嘎的，比耳語高不了許多，說着他就掉轉來親她的手指。

「哦，伯魯——」

她只能叫出他的名字，其餘的話說不下去了，因為她的咽喉漲得在作痛，同時一顆眼淚潑下她的面頰來。及至第二顆眼淚又湧上，她不等它滾落就連忙擦去了，其時他已重新閉上了眼睛，疲倦地將頭朝開，發出一聲輕輕的歎息。

自從那一回之後，凡是他有意識的時候她總知道的，逐漸他就和她說起話來了，不過許多日子，他都只能說幾個字。她也不去強迫他多說，因為她知道他說話非常費力，說了之後總是十分

疲倦的。她在房間裏的時候，他的眼睛往往要跟着她走，她看出那眼光裏含着一種感激的神情，便覺心痛得同絞也似的。她恨不得去告訴他，說她實在並沒有什麼功勞，不過因為愛他而做她份內所應做的事罷了，又想去對他說，過去這幾天工夫是她生平再也快樂不過的日子，因為她的精神和氣力乃至一切思想和每一分鐘的時間都是爲他而用的，不論他們之間過去有什麼嫌疑，將來作什麼歸宿，他在這幾個星期裏面完全屬於她，這幾個星期總算被她享受到的了。

倫敦是一天一天的在變化。

逐漸逐漸的，街上的叫賣人不見了，就是那數百年來如一日的更夫呼聲也跟着他們一齊消滅，許多店舖都已關了門，那種站在櫃檯後面的向過路人招攬生意的學徒們也不見了——因爲店員們害怕顧客，顧客們也害怕店員，朋友們遠遠看見就避道而行，免得碰頭要說話。有許多人連食物也不敢買，怕食物上已經染了疫，所以有一些人竟已餓死了。

所有的戲院是五月裏就關了門的，現在有許多酒館，旅館，也都關門了。那些繼續營業的奉命九點鐘就得打烊，將所有的客人一概都摒逐出門。從前那種鬪熊，鬪鷄，變把戲，傀儡戲，現在一概都看不見了；就連法場上的行刑也暫時停止，因爲這種事情照例是要引得大羣人來圍觀的。出喪本來也在被禁止之列，可是街上仍舊無日無夜無時無刻都可看見長串的送喪人。

雖然大家都害怕染疫，禮拜堂裏却是一直擁擠的。所有正教堂的牧師多數都已逃走了，那些不服國教的牧師却大都留在都市中，正對一個昏迷苦惱的羣衆在那裏滔滔不絕的指斥他們的罪孽

。至於一般妓女都屬生平所未有的忙。因其時正傳佈着一種流言，說是要防疫病最好莫如花柳病，所以醋兒院，橙黃山，夜鶯巷等處的妓院都是一天二十四個鐘頭開門的。妓女和嫖客往往摟抱着死在一塊兒，那班龜奴就將屍首打後門拖出，免得前面客廳裏的嫖客看見要冤死狐悲。其時相信命運主義的人越發多起來，都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死到臨頭反正是逃不了的。因而就有許多人去占星算命，不論是誰擺個占卜攤，都是可望生意興隆的。

死人搜索隊出現在每條街上了。他們的職務就是搜查市內的死人，並將他們的死因報告到區裏。這種隊伍也是一班不識字的下流老太婆組成，同那些投效當看護的一類人物，疫病發生的時候她們就強迫人們隔離開，走到街上總帶着一根白色的手杖，以便人家看見她們立刻就好悶聲不開口。

整個城市漸漸安靜下去了。泰晤士河上來紛去的船舶都停在那裏不動，因為一切船舶的進口出口都被禁止的，所以那班整天喧鬧的粗魯船夫也都銷聲匿跡了。四萬頭狗和二十萬頭貓已被屠殺，因為大家相信他們是會傳疫的。這時雖然遠遠在城裏，也可聽見倫敦橋拱底下湧水的聲音，這是平時誰都不去注意的。只有鐘聲繼續在轟響，鏗鏘鏘的恍耳驚心。

不久之後死人就已不能各人獨佔一個墳墓了，於是檢在城廂掘了個公坑——四十呎長，二十呎深——以備叢葬之用，每天晚上都有死人埋進裏面去，有的還體體面面裝着棺材，其他却只裹着一條褥單，或竟是赤裸體，同他們斷氣時一般。人人進入這個公墓裏，便都做了無名之鬼了。白天裏，烏鴉老鷹羣集在上邊，見有人來方才飛到天上去，等人走了就又爭來啄食了，及至那